



抗日战争中的川军

何允中／著

（下）



四川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五篇 局部反攻

第二十二章	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散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003
第二十三章	日军发动南昌作战，我军第九战区反攻南昌·····	008
第二十四章	遍地狼烟鄂西北，第五战区第一次随枣会战·····	036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三集团军炮兵打游击，冬季攻势反攻贵池·····	060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二集团军随县攻坚，史沫特莱访问川军·····	075

第六篇 相持战场

第二十七章	鄂西北再起战火，第五战区枣宜会战·····	103
第二十八章	困守大洪山根据地，王缙绪“老王推磨”·····	118
第二十九章	第九战区长沙保卫战（一）·····	144
第三十章	第九战区长沙保卫战（二）·····	175
第三十一章	第九战区长沙保卫战（三）·····	191
第三十二章	第二十三集团军转战江南三省，陈万仞攻克马垵·····	221



第三十三章	第二十六师参加上高会战，八百壮士所剩无几·····	261
第三十四章	第二十九集团军在鄂南湘北，常德会战许国璋殉国·····	284
第三十五章	范绍增第八十八军参加浙赣会战，第二十三集团军地雷阵 炸毙日军师团长·····	310

第七篇 鲜血换来的胜利，川军各部最后一役

第三十六章	第二十二集团军再守孤城，鄂西北老河口保卫战·····	355
第三十七章	血沃中原，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豫西殉国·····	382
第三十八章	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在湖南长衡会战中·····	428
第三十九章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在湖南长衡会战中·····	457
第四十章	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在湖南长衡会战中·····	494
第四十一章	范绍增第八十八军丽水、温州之战·····	529
第四十二章	第二次衢州保卫战中的第一四五师和第二十六师·····	554
后 记	·····	571



第五篇

局部反攻

第二十二章

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蒋介石散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蒋介石不撤走，急坏了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和侍从室主任林蔚。蒋介石断言，第二时期抗战的特点，在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周恩来详细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白崇禧说，我将毛先生的大作总结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1938年10月25日，日军进入武汉。

在东京，日本国民为庆祝攻占武汉的胜利，在后乐园举行了十万人的大合唱，十万人声嘶力竭的喉咙伴随着五颜六色的烟火彻夜地唱着日本国歌《君之代》。第二天晚上，东京更是一片欢腾，至少有五十万人参加了提灯和举旗游行。日本天皇骑着马来二重桥，向已经疯狂的国民点头致意。这样的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

实际上，东京媒体报道日军占领武汉的消息带有明显的夸大成分。当初，媒体宣称耀武扬威的牛岛部队攻入武汉的那一天，实际上牛岛部队只进入了武汉东郊四公里的日本侨民区，而且那里只是空荡荡的一个小镇。

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说：“我们用‘笔’使汉口陷落了。”当然，这类文字游戏在战争中已司空见惯，也是日本军方为弥补战争中的损失所常用的手法，但它却在岛国内继续掀起歇斯底里的战争狂热。

与此同时，在重庆，站在地图前的蒋介石正在回忆撤离武汉前的那一幕。同南京大撤退相比，武汉市区的撤退进行得井然有序。10月25日那天武



汉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空城。2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已经撤走了，蒋介石却还坐在他的官邸内。他要坚守到这座大城市陷落前的最后一刻。

这可急坏了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和侍从室主任林蔚，他们极力劝蒋撤离，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请来军令部长徐永昌劝说，恳请蒋介石在这最后时刻撤离这座城市。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这才同夫人一起登上了飞机。

可是，下面的一段插曲却差一点让蒋介石付出惨重的代价。

飞机在黑夜里呼啸着升入夜空，机翼下还可以看见远处闪烁的火光，那是外围的部队为了掩护守军最后撤离还在同敌人作战。飞机在天空中转了两圈后，却迷失了方向。机组人员绞尽脑汁，也没法找到自己的航向，眼看着仪表盘上的燃油指针已经偏向临界点，机长向蒋介石报告了最后的方案：返回武汉机场。

幸好机组还没有失去返航的能力，飞机飞回武汉，在黑夜中冒险着陆。正在机场上破坏起降设施的一队工兵突然惊讶地发现一架飞机在黑暗中钻出来，降落在即将被破坏的跑道上，而从飞机里走出来的是神色匆匆的侍从和机组成员。飞机重新加好油，紧张的机组人员校对好航向。第二天凌晨4时，飞机再次起飞，载着蒋介石和他的夫人撤离了武汉。

在地图前，冥思苦索的蒋介石对一年多来的战争作了总结和检讨，并在心中谋划今后的抗战。因此，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军事会议便成了当务之急。

离开武汉后一个月，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著名的风景区湖南衡山下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抗日战争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被史家称为“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各军事首脑外，共有高级将领一百多人，其中包括中共和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

开幕致辞中，蒋介石对当前的战争作了总结。他说：“以前所说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时期。不对。”蒋介石提高声调继续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来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刚才所说的十七个月的抗战；从今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时期。

“第二时期抗战的特点，在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而第一时期的抗战，是为了后面第二时期的战略准备了各种胜利的条件。”



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

蒋介石又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战场的特点，引经据典，以史带论，说明坚持胜利的要道。最后，蒋介石表示：“希望各位将领，尽量贡献所有的经验和教训，殚精竭虑，研究和改进我们的战略和战术，以达到这次会议的目的，以完成抗战救国的使命。”

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发言中都详细地阐述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说，这就是八路军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取得胜利的指导原则。

与会代表大多表示了赞同。

号称“小诸葛”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接着说：“毛先生的大作在今年5月问世后，本人已经多次拜读，并已向委员长作了诚挚推荐。我将毛先生的大作总结成两句话：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后来，这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同蒋介石的讲话一起发到各高级将领手中，包括没有来参加会议的人，人手一册。

如何才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积小胜为大胜？游击战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来了，保家卫国



毛泽东所著《论持久战》



是政府和军队的神圣使命，死打硬拼和大会战是必要的，否则，侵略者便会长驱直入。但是，如果仅以政治的需要来进行大规模的会战，就未必是好事了。于是，蒋介石亲自委托八路军派出教官分期分批组织游击战术培训班，把游击战的经验总结出来，派官兵参加轮训。

为显示对这个训练班的高度重视，会议当即决定这个训练班以蒋介石为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当然，蒋介石只是挂名，实际上的负责人是白崇禧。

在会上，蒋介石还客观地评价了敌军在作战中的特点，而这些恰又是我军所缺少的。它主要有：

“一、敌军官兵进攻时能勇往直前，不顾前后左右之攻击，有誓死达成任务的坚决精神；二、敌军战场纪律极为严肃，令行禁止，毫不松懈；三、其作战手段极其残酷，不仅对敌、对自己也同样如此；四、各部队、各兵种，均能纵横联络、密切协同、结成一体；五、敌军官兵忍苦耐劳能力不亚于我军，等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于敌人的诸种特长，吾人要予以清醒的认识。”

对比于我军的建设，蒋介石重点指出：

“一、军人必须铲除‘麻木不仁’、‘偷生自私’之恶习；二、部队长是建军的重心，军官必须谋求学问技术，无论党务、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地理、科学都要多研究；三、全国军队要分为三期轮训；四、各级军官要按级召开军官会议，监督此次大会决议之彻底实施。”

对于一年多来战场上最惨痛的教训，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迂回战术在战场中的作用：

“一、抗战以来我军最大的挫失，就是敌人在金山卫登陆、南京失守和马垵失陷，以及敌人在大亚湾登陆。从战场上的原因看，这些挫失，都是由于敌人在战略和战术上对我迂回包抄的结果。

“二、因此，我军今后歼敌制胜，不仅要着重预防敌人在战场上的迂回手段，也必须善于运用迂回包抄战术。在敌人进攻时，宁愿正面部队少，也要在后方控制足够的预备队，以攻击敌人的侧翼，或包围其侧背。此一战术，行之已有实效。各级将领，特须研究，以此作为战术之基础。”

最后，蒋介石对我军繁琐落后的指挥系统进行了改革：

“鉴于我军指挥层次太多，命令报告，转达费时，军队运用颇感不灵，乃决定废除军团和兵团两级，以军为战略单位。在师中废除旅，以师直接指挥团。

“同时，为适应新的形势，要重新划分战区、配置兵力、调整部署。取消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另设桂林、天水两行营，以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各战区之作战。”

在会上，很多将领都提到了我军官兵前仆后继、为国捐躯，但阵亡后却常是暴尸战场、不能掩埋，实在令人痛心。

会议决定由中央拨款，委托第九战区、第六战区和湖南省政府出资并接受社会捐赠，在南岳名山修建我军阵亡将士忠烈祠公墓，安葬抗日阵亡将士忠骸，以为我中华子孙世代纪念。

在南岳第一次军事会议上另一个重要的决定是，全国被重新划定为十个战区。已出川的川军六个集团军和一个独立师被划归在其中的六个战区内作战。



第二十三章

日军发动南昌作战，
我军第九战区反攻南昌

日军坦克集群突袭南昌。棺材山再次炮声隆隆喊声震天。第一三三师火速增援武宁，打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工兵营长舒汉壁被鬼子残忍地用刺刀撬开嘴巴，割掉舌头，砍去双脚，壮烈牺牲。一名营长挺身而出叫道：“团长，不行！听我的！”突袭士兵爬上飞机同敌人展开搏斗，在机翼上同敌扭在一起。陈安宝牺牲后，刘雨卿继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川军开展敌后游击战，日本鬼子三打“小四川”。

南岳第一次军事会议后，转眼就到了1939年。

这时，南昌的战略地位更加显现出来。如果日军占领南昌，即可打通浙赣铁路和南浔铁路，将浙江、江西和湖北连成一片。这不仅有拱卫武汉之便，而且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南可威逼赣南、达广东，西可直指长沙、囊括三湘，北可呼应华北。武汉会战期间，冈村宁次以重兵攻击南昌，企图打通南浔路，结果是以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几乎全军覆没的失败而告终。现在，两军在赣北修水河对峙，准备在南昌再次展开较量。

这一年的2月，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频繁调动，修水河北岸兵力增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根据各方情况判断，日军的目标对准了南昌。

以薛岳为代理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这时是最大的战区，拥数十万之众的兵力，就人数而言，同日军兵力的比例是九比一。根据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二期战场形势的估计，蒋介石决定先发制人。为此，他给薛岳发来密电：

第九战区以有利部队攻击瑞、阳间之敌，相机占领沿江据地。各以一部由南浔西侧粤汉东侧地区，分向九江方面及通、咸、崇间地区攻击。

3月8日，薛岳接到蒋介石的进一步指示：

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时间开始为3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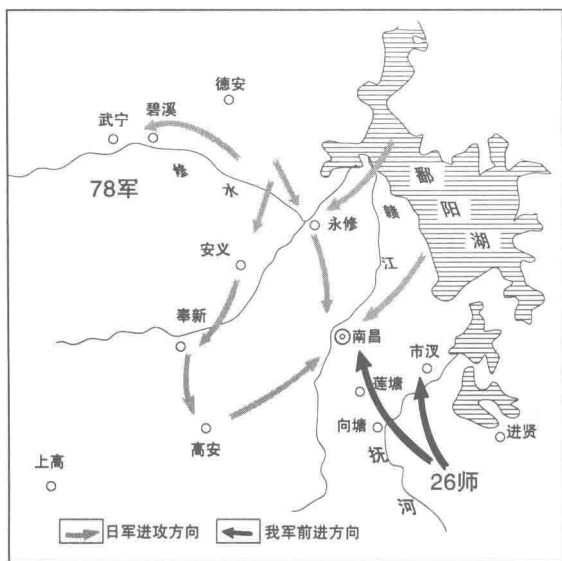
3月15日的攻击时间对薛岳来说仓促了一点，他有些为难，于是在3月10日发电请示蒋介石：

实施时日，稍嫌过促，部队补给成为最大问题，拟请准予展到敬日准备完毕。当否，乞示。

敬日是24日，也就是说，预定发起攻击的时间要向后推迟十天。遗憾的是，蒋介石同意了这个请求。

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就是这个失策，使前线的形势发生了突变。

早在2月底，在冈村宁次的司令部里，对南昌的攻击计划早已经拟定。拟定这个计划的是日军司令部作战课长宫崎，他标新立异，制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而又冒险的作战计划：集中坦克以作战集群突袭。



日军进攻南昌和川军第二十六师参加反攻略图



在我军预计的攻击时间前四天，精心准备了三个月的南昌作战开始！3月20日下午4时30分，日军集中在修水河北岸两个突击点的二百多门大小口径火炮突然开火，炮火轰击足足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同时，就近起飞的日机在我军阵地上空俯冲轰炸。南岸沿河阵地烈焰冲天，工事完全被摧毁，官兵伤亡无数。

日军两个师团的兵力在炮火和机枪掩护下分别从两个突破点乘橡皮舟渡河。我军残存守兵不顾死伤奋力反击，冲出战壕以手榴弹炸毁敌橡皮舟，以机枪向敌兵扫射。受到阻挡的敌军竟大量施放催泪性和喷嚏性毒气向我军攻击。

第二天，树林里马达轰鸣，石井坦克团的上百辆坦克冲出来，形成两个突袭战斗集群，在四十多架日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冲进修水河，河水浪花飞溅、波涛翻滚，坦克集群瞬息之间就渡过修水河向我纵深攻击。

这就是日军司令部作战课长宫崎的得意之作。“1939年3月石井坦克团的单独挺进，比同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的闪电战还早半年。石井中佐的坦克团为日军增加了光彩。”后来宫崎这样写道。

遭遇坦克集群的攻击，这在我军还是第一次。虽然日军的坦克无论在质量、速度和火力上同欧洲战场的坦克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在中国战场上，它是一种极为强悍的武器。我军对付它的办法，除少量的平射炮外，还主要靠敢死队的血肉之躯。

面对着呼啸而来的钢铁怪兽群，我军防御阵地上残存的士兵拼死抵抗，连师长也手提双枪上阵。但血肉之躯终不敌坦克集群的进攻，正面阵地上我军三个营长牺牲后，坦克集群很快就撕开了我军的防线，至23日夜半，坦克集群已经前进了一百二十公里，直到坦克油箱里的燃油用完。到24日晨，日军战斗指挥部接到石井电报：“燃料用完请火速空投。”

日军司令部里的参谋们又惊又喜，喜的是以坦克集群单独作战的冒险之举取得如此神速的战果，惊的是根本就没有想过坦克战中会出现空投燃料的要求。参谋们慌忙到仓库收集一些汽油空投到水田里。跟随飞机在空中的参谋一直盯着那些坦克兵跳进水田，又看见他们扛起汽油桶给坦克加油，加满汽油的坦克轰隆隆地又冒起青烟向前方驰去。日军的坦克一直到达南昌西南的赣水边，因赣水大桥已在紧急情况下被炸毁，喘着粗气的坦克群才在江边

停下来。

当时，我军担任正面指挥的是前敌总指挥罗卓英。日军在一天之内连续攻占永修、安义、奉新三地，“罗卓英日失三城”在当时盛传一时，为国人所痛。

日军突破我军三道防线后便是一马平川，南昌外围甚至连工事也没有，紧随在坦克之后的两个师团七个昼夜前进了二百五十公里。日军的左翼兵团也从鄱阳湖中登陆上岸，形成对南昌的合围。面对此情，我军主动撤退，日军于3月27日傍晚攻陷南昌。

此次日军进攻南昌共分兵三路，其中中路和左翼达成任务。受阻的是右路，攻击点对准武宁前线的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以及临时配置的湘鄂边区游击总指挥樊松甫所部、第八军李玉堂部和第六十三军彭位仁部。

进攻武宁的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是继谷寿夫后的稻叶四郎。

第三十集团军参加万家岭大战期间，部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又因江西北部天气酷热，病员大增。到会战结束，能够站立起来到操场上集合的只有一半人了。鉴于战场上的教训，王陵基决心抓住时机对部队进行整顿。

王陵基清楚，部队受到惨重损失的原因除武器、训练等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他的那些以保安团为基础的队伍一贯纪律松弛，上上下下都各自为战，互不买账。这样的部队，如何能同日军打仗？

于是，他把精壮官兵留下组成第七十八军，将剩余的一千多人带到沅陵，设立了一个军官训练团，派参谋长张致和主持训练。而且比照黄埔军校的方式，让参加训练团的军官互称“同学”，以团结融洽一致对敌。王陵基也来训练团训话，已经五十四岁的王陵基常常滔滔不绝地讲上四个小时，仍然精神抖擞。

在这期间，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又补充了三个四川新兵团，万余新兵在这里集中训练三个月后，以训练团的学员充任军官开上战场。

第七十八军军长夏仲实，字首勋，川军将领。1890年生于四川江津县白沙镇（现属重庆市），1907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第二期，1910年毕业后被选送保定陆军中学步兵科第一期深造。



夏仲实

王陵基组建第三十集团军，夏仲实受命代军长。此时，多有亲朋劝其推脱，他说：“现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作为军人，我更有双倍的责任，岂能因个人恩怨而不顾国家的危亡！”原来他在刘文辉部任第三师师长时，王陵基是刘湘的第三师师长。两个第三师曾打得难分难解，颇有积怨。

大军出征之前，他从重庆回家，当众立约将家产分给各子女，连九岁的儿子夏培厚也遵嘱在契约上盖了手印。在镇上举行的誓师大会上，夏仲实效法岳母刺字，在母亲面前叩头下拜，立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王陵基去湖南沅陵整训部队，夏仲实率第七十八军到修水，接受前敌总指挥罗卓英指挥，奉命守卫武宁前线。罗卓英是陈诚系的第二号实力派人物，是蒋政权的红人。一次，罗卓英召集各军高级将领召开会议。在讨论日军进攻方向时，各中央军的将领一致认为，日军发起进攻定会采取惯用的“中路突破，两翼包抄”战术，首先攻击永修。因而应集中主力于中央南浔路一线。

夏仲实作战一向谨慎稳重，对战事有清醒和独到的见解。会议快结束时，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明日军要发起进攻，很可能是避实就虚，先从两翼突破，然后合击中路。其观点如鹤立鸡群，与众不同。此言既出，举座皆惊。罗卓英仔细思索了一下，也觉得有道理，说道：

“夏兄，”罗卓英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论资历还在夏仲实之后，因此平时说话时皆真诚以“夏兄”称之，“如果敌人首先从侧翼发起进攻，务请夏兄为我坚守十二小时，就算立了一大功。”夏仲实慷慨应允：“请总指挥放心，仲实定能不辱使命，守住阵地十二小时。”

南昌之役日军兵分三路，避开我军正面坚固工事和重兵防守之地，择其软肋一举突破我军阵地，连克三道防线绕道南昌西南包围进而占领南昌。

后来的总结会上，罗卓英对夏仲实表示钦佩和谢意。当夏仲实步入会场时，罗卓英马上迎上前来，双手拉着夏仲实的手，大声说：“幸亏夏兄的预

断和提醒，使我另有准备，减少不少损失而转危为安！”一边说，一边把腰上佩戴的一只精致的美制SW型左轮手枪解下来，作为礼物赠送给夏仲实。

南昌作战开始时，第三十集团军在沅陵的整训已经结束，整训的部队新编成第七十二军两个师。3月21日，在王陵基的带领下来到修水河北岸的武宁。此时，日军的空袭不断，部队只好在夜间出城，与箬溪的日军第六师团相对峙。

这天早晨，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来到前线。树林里新第十四师预备队官兵们好奇地围在四周，看见他们叽里哇啦一阵之后，就像变戏法一样，从后面又拖来四门令人羡慕的战防炮。大炮油光水滑、闪闪发亮。更令人惊喜的是，十多辆汽车也同时到达，车上全是炮弹！原来是苏联军事顾问团来武宁前线视察阵地。苏联先进的武器令官兵们羡慕不已。

战防炮一进入阵地就立即向敌开炮轰击，整整打了上千发炮弹。战防炮的发射暴露了我军预备队的位置，引来鬼子重炮反击和十多架飞机来回轰炸。好在这片树林大，能隐蔽的地方多。一天的炮击和轰炸，我军四十多人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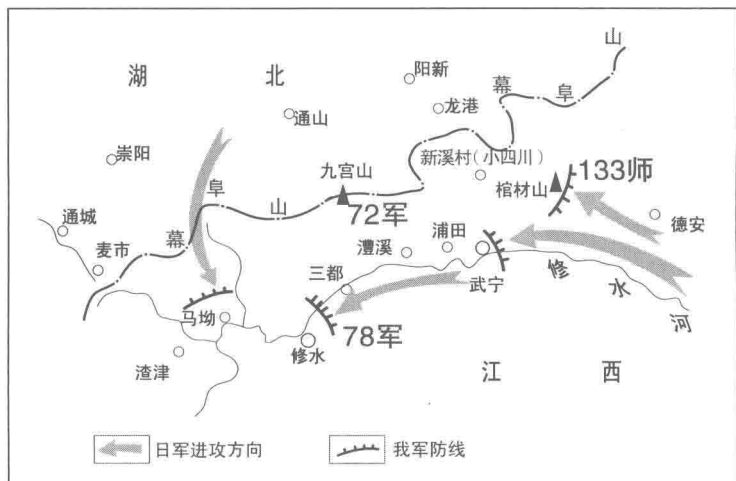
第二天，敌机再次对这片树林狂轰滥炸，我阵地一个防空洞被炸塌，二十多人牺牲。

紧接着，为配合南昌方面的攻势，日军第六师团对武宁的进攻开始了。王陵基命令李玉堂第八军和彭位仁军为中路，沿修水河左岸向敌攻击前进；又以第七十二军为右翼，沿修水河右岸向前推进；同时又命令樊崧甫游击军挺进敌后，伺机对敌进行围攻；命令夏仲实第七十八军为总预备队。

王陵基把集团军总部设到武宁城西一公里的地方，李玉堂和彭位仁的军部、师部又都向前推进到武宁城东约五公里的地方。日军发起进攻的地点距武宁城不过十多公里。敌我两军在武宁周边这一片不大的区域部署了不少的部队，双方都是拼命决战的态势。

战斗十分惨烈，日军以重炮不断轰击，数架日机不断轮番轰炸，日机就近起飞几乎没有间歇。战斗一直进行了三天三夜。

瑞武路上的棺材山再次成为炮声隆隆、喊声震天的战场。第八军李玉堂部在棺材山与敌争夺激战。



南昌作战中，川军第三十集团军作战态势图

这个棺材山雄踞在修水河同支流交汇的平原和浅丘之上，控制着瑞武公路和从南昌经武宁而去武昌的大路交叉口。从武汉会战开始，敌我两军反复在这里进行多次的搏杀，双方伤亡都很大。

日军先以一个旅团展开进攻，在我军的猛烈反击下日军一个联队几乎被我军全歼。日军师团长稻叶四郎眼见攻势受挫，随即命令第二个旅团进入第一线。王陵基立即命令预备队彭位仁部柳善师投入战斗，援兵对援兵，互不相让。敌我双方激烈战斗一天一夜，日军仍然寸步未进。

第二天中午，日军发起猛攻，大批日机飞临我军阵地上空，疯狂轰炸。同时，又以巨型炸弹和烧夷弹轰炸武宁城，城中烈焰冲天。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电话线断了又接，接了又断，通讯兵几乎全部伤亡，王陵基与各部均失去联络。下午6时，日军一部利用河岸低洼处作掩护，接近县城发起进攻，我军第七十二军新第十四师陈良基部奋起阻击，双方激战竟夜。

第三天，即3月29日，日军用一五〇榴弹炮轰击陈良基部，掩护步兵冲锋，一天发炮二百多发。一五〇榴弹炮是一种巨型火炮，发射时响声清晰，远处可闻，炮弹爆炸时震耳欲聋，一发炮弹爆炸后，地面就是一个大坑。我军工事尽被摧毁，官兵的残肢断臂被抛向天空。

这一天下午，棺材山的李玉堂部第三师死伤惨重难以支持，告急电话不